

# 迢遥秦陇旧家山

## ——南宋诗人张镒的籍贯、生平及诗作略论

任遂虎

(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,甘肃 兰州 730070)

[摘要]当今流行的有关资料在反映张镒的籍贯时,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或不准确的说法。张镒祖籍秦川成纪(即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)。他前期生活于当时的京城临安(今杭州),后期因被动卷入当时的宫廷政治斗争,被贬象州(在今广西),死于贬所。张镒既是诗人,又是诗论家。他论诗主“活”法,并能在作品中予以实践,体现出清幽明艳的景象,优雅恬淡的情怀,闲适自然的格调。张镒的部分诗作,表现出报效国家的进取思想。

[关键词]张镒;籍贯;人生历程;作品简析

[中图分类号]I207.22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09)02-0076-03

张镒是南宋中期的一名作家。由于他出身高贵,家资雄厚,且又多才多艺,故能广交名流,在当时的文坛上颇具影响。他情系山水,乐在宴游,但却又无端卷入当时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,沉沦于宦海之途,客死于边远之地,令后世文人深为惋惜和感叹。

张镒的籍贯问题,本来是清楚的。但由于不同时代行政区划的变迁,致使现今流行的资料常将其籍贯弄错。本文对此加以考查订正,以期正本清源。同时,对张镒的生平及诗词作一概略介绍和分析。

### 一、对张镒籍贯问题的订正

关于张镒的籍贯,有关资料述说不一。有的资料说张镒“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”,<sup>[1]</sup>有的资料没有反映其籍贯,有的资料对其籍贯的说明存在明显的错误。

查阅史料,张镒的籍贯,本来不存在异议。只是后世未加审核,出现诸多不确切的说法。说他的“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”,是因为没有查到相关史料;说他“祖籍西秦”,<sup>[2]</sup>过于宽泛,语焉不详;说他“祖籍凤翔(今属陕西)”,<sup>[3]</sup>则忽略了当时的凤翔府辖属地域在后世的变化。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杨眉在他的毕业论文《张镒研究》中,对张镒的有关情况作了系统的说明,但对其籍贯问题,却未作任何具体订正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在互联网上,一些反映、介绍古代文学家及相关作品的网站,将张镒的祖籍弄错了。如“百度—黄裳吧—历代文学作品目录”<sup>[4]</sup>、“齐鲁论坛—齐鲁青未了”<sup>[5]</sup>等都说张镒是“陕西人”。这种说法,既有空间上的错误,也有时间

上的错误。它给读者以信息误导,应当予以及时澄清。

张镒本循王张俊之曾孙,见于宋人文、书记载,确切无误。至于张俊的籍贯,《宋史》本传记述甚明,即“凤翔府成纪人”。有些网文资料又有谓其籍“四川”者,显然将其与张浚混淆。张浚,汉州绵竹(今四川绵阳)人,与张俊同朝为将,两人因姓同、名音同而容易被后人相混。谓张镒为“陕西人”者,即据《宋史》所言其曾祖张俊本“凤翔府成纪人”而来。事实上,明代前,成纪(今甘肃秦安县)多隶属陕西管辖。《南湖集》及《皇朝仕学规范序》,在作者“张镒”名前均标“秦川”二字,以明其籍贯。秦川治在上邽,即天水。清人朱文藻《书南湖集后》谓“镒……先世秦川成纪人”<sup>[6]</sup>。这里将秦川、成纪连用,乃考虑到行政辖区的变革,不再提及“凤翔”。“秦川”与“成纪”可看作是两级区域,与今“天水秦安”的称谓相同。可见张镒祖籍乃天水秦安县。

另一种不确凿的说法,是将张镒直接说成是秦川成纪人。比如说,郭绍虞先生未加细核,将朱文藻“约斋先世秦川成纪人”的说法直接改成张镒本人为“秦川成纪人”<sup>[7]</sup>,显然是不准确的。因为从张镒的曾祖父开始,已经离开秦陇,张镒本人既没有出生在成纪,也没有到过成纪。可见“陕西人”的说法,在时间、空间上都出错了。张镒籍贯,准确的说法应当是“祖籍秦川成纪”,即现今的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。可惜,《秦安史话》及《秦安县志》,均未提及张镒。原因是编者并不知情。笔者著此文,望日后能够补入。这样做,不单纯是为地方争取历史文化资源,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尊重历史事实,纠

正有误的、不确凿的说法。

## 二、张镃宦海浮沉的人生历程

张镃，原字时可，因仰慕郭功甫（北宋诗人），改字为功甫，号约斋。生活于当时的京城临安（今杭州），居于南湖。张镃的生年，有文献记述。有些资料谓其“生卒年均不详”，是因为张镃的生平资料没有载入正史，记入文人笔记中的零星材料未能被编辑者看到所致。张镃生于“绍兴癸酉”，即1153年。方回《桐江续集》卷八《读张功甫南湖集并序》中说“南湖生于绍兴癸酉”。张镃自己在《临江仙》一词的序中提到“余年三十二，岁在甲辰”。甲辰，为孝宗淳熙十一年（1184），据此逆推其生年亦在绍兴癸酉年。

张镃出生后不久，其曾祖太师清河郡王张俊去世，封循王。史载，张俊活着时，极想叫自己的子孙不再像自己一样当一介武夫，要求朝廷“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资”，皇帝特许，开了武臣“以文资禄子孙”<sup>[9]</sup>的方便之门。于是张镃的父亲张宗元担任了司农少卿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文职官位。张宗元在“艺文”方面颇有修养。这为张镃的成长及后来的张镃孙子张枢（南宋词人）、曾孙张炎（南宋著名词人）的成名奠定了基础。张镃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自然受到文墨书香的滋养和熏陶。他20多岁时，编纂《仕学规范》，序文中有这样的表述：

镃天资庸朴，粗知读书，日思放滌膏粱之习，以从贤士大夫后，是以寤寐前哲，采摭旧闻，凡言动举措粹然中道可按为法程者，悉派分鳞次，萃为钜编，以便省阅。

这话是自己说出的，“天资庸朴”，显然是谦虚一下而已，而“寤寐前哲，采摭旧闻”则是用意所在，表明能够刻苦好学，精通风道。张镃前期的生活，过得十分闲雅和豪华。他依赖祖上遗荫，官至奉议郎、直秘阁、权通判临安府、司农少卿等职。张镃能诗擅词，而且善画竹石，对音乐也很有研究。他构置园林于南湖之滨，并组织牡丹会与登驾霄亭之类的活动，在当时上流文人社会中名噪一时。周密在《齐东野语》中称张镃“能诗，一时名士大夫，莫不交游”。当时的著名文人陆游、尤袤、杨万里、辛弃疾、姜夔等皆为其文友，常聚会吟咏，唱和酬答。戴表元《剡源文集》卷十《牡丹宴席诗序》中提到：“遇佳风日花时月夕，功父必开玉照堂置酒乐客。其客庐陵杨廷秀、山阴陆务观、浮梁姜尧章之徒以十数，至辄欢饮浩歌，穷昼夜，忘去。明日，醉中唱酬诗或乐府词，累累传都下，都

下人门抄户诵，以为盛事。”这类豪奢风流的宴乐，因有文坛名流的参加，多了几分情趣和雅兴，也足以使后人他们的享乐之举找到一些开脱的理由。

开禧三年，杨皇后乘北伐失败之机，谋诛权奸韩侂胄。她假托皇命发出了三个“诛韩”御批，分别授予史弥远、张镃、李孝纯等。张镃并未直接介入诛韩行动，只是当史弥远主意不定时，张镃表示了支持意见。史弥远设伏兵于六部桥侧，待韩侂胄经过，即将其挟持至玉津园，椎杀之。诛韩事件之后，张镃为史弥远所忌，一再贬窜。嘉定四年，除名编管象州（在今广西），死于贬所。据周密《癸辛杂识》后集《张约斋佣者》记述，张镃曾经救济过一名象州佣工，被贬象州后，这个佣工来找他，为他营建住处，借钱安排生计，直至死后，丧葬之事也是此人帮助办理的<sup>[9]</sup>。至于张镃卒年，没有明确记载的史料。一些资料以嘉定四年（1211）为其卒年（如网上“词人小传”<sup>[10]</sup>）。经学者考证，张镃死于端平二年（1235）。<sup>[11]</sup>主要根据是宋人吴泳《鹤林集》卷九有《张镃追复奉议郎致仕制》，文中提到“一僨二纪，遂死瘴乡”。“僨”意为“倒”，指被逐贬；“一纪”指12年，“二纪”为24年。自嘉定四年，加24年，则是端平二年。在《张镃追复奉议郎致仕制》中，宣布为张镃平反，“尽复元官，泽及后嗣”，终于算是还了他一个清白。张镃依赖祖荫做着闲散之官，乔诏予他，许是因将门子孙之故。事实上，张镃淡泊功利，钟情水色山光，留恋诗情酒态，且疏狂任性，缺乏城府，绝难应付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。他被动地卷入政治旋涡，除了言论不慎，并没有不轨行为。

据方回《读张功父南湖集并序》记述，张镃有《南湖集》25卷，诗3000多首，另有《玉照堂词》。但这诗集和词集后世均亡佚。清四库馆臣据《永乐大典》辑为10卷（其中诗9卷，词1卷），载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。另有《仕学规范》40卷传世。今人傅璇琮《全宋诗》将张镃诗编为10卷，其中前9卷以《四库全书》本为底本，校以永乐大典残本，新辑集外诗编为第10卷。诗歌理论方面，今人吴文治《宋诗话全编》中有《张镃诗话》1卷。

## 三、张镃传世作品简析

张镃的诗词创作，受到当时诗坛名家的推崇。杨万里作有《进退格寄张功父、姜尧章》诗，其中云：

尤萧范陆四诗翁，此后谁当第一功？  
新拜南湖为上将，更差白石作先锋。

在这道诗中，杨万里明确表示，张镃、姜夔为尤、萧、

范、陆之后的新秀。后来,方回(宋元间人)也认为张镃与尤、杨、范、陆、萧、姜等“亦相伯仲”,并举出其佳句,如“燕子初归曾识面,牡丹未放已知名”,“人生守定梅花死”等,言“其诗亦犹其为人”<sup>[12]</sup>,以至于盛赞其诗:“端能活法参诚叟,更觉豪才类放翁”,“登金组绣同时客,合向南湖立下风”。这里,将张镃与陆、杨比肩,实有拔高之嫌,但也说明镃诗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。

张镃诗作以吟风弄月、赏花醉酒为主要题材,以“赢得安禅心似水”、“欲识清狂自在身”、“藏袖好书多便看,伏瓶生酒渐堪尝”为常见主题。故其主要成就表现在幽雅情景的刻画和禅思境界的塑造。如写新秋的诗:“渔舟闲上揭疏篷,倚偏苕华岸岸红。两日新秋凉便觉,费人诗句是西风。”反映物候变迁时的心理感受,文笔轻灵自然而又色泽鲜明。再看写湖光的诗:

欲知家住画图中,静向波心漾短篷。  
粉墨晕开天水色,碧朱堆上柳花丛。  
云边鸥影来还去,篱畔鸡声西复东。  
别浦夷犹岂无谓,细看萍未受清风。

自然的明净对应于心境的恬淡,且寓有寄托,向往清明。此类诗,体现出清幽明艳的景象,优雅恬淡的情怀,闲适自然的格调,隽永高远的风神。

张镃兼诗人与诗论家于一身。他论诗,力主“活法”,诸如“求圆能舍规,鲁男乌可轻”,“胸中活底仍须悟,若泥陈言却是痴”,“造化精神无尽期,跳腾踔厉即时追”之句,已成为文学批评史上以诗论诗的名句。郭绍虞称其诗论“禅悟兼言而侧重在悟”。<sup>[13]</sup>张镃的诗词创作,正如当时人说的“不尚丽,亦不务工”,即在实践自己主张的“活法”。例如,写云雁的诗:“晓晴群雁欲何之?正是青天似纸时。横斜数行有声字,服杀虚空解作诗。”写乡村的诗:“豆篱黄叶被蔬田,静极情怀似暗然。居舍又是东壁看,柳梢浓处起厨烟。”将清景、风情与

禅思融为一体,形成一幅恬淡幽静的乡村风俗画,形象生动,情趣横生,构思极妙。张镃的词,同样能体现“活法”,博得世人好评。郑文焯校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中提到:“功父《满庭芳》词咏蟋蟀儿,清隽幽美,实擅词家能事,有观止之叹。”《满庭芳》词通过追忆儿时捕蟋蟀、斗蟋蟀的情趣,反衬作者当下心中的孤独悲苦之情,是一首传神的咏物言情之作,体现了“活”的境界。

张镃赖祖遗荫,生活优裕,眼界自然难与陆游、辛弃疾那样的作家相比。作为蜗居于“一勺西湖水”畔的贵族成员,他难免沉浸于“烛光香雾,歌吹杂作”之中,诗词歌咏大多以“节物迁变,花鸟泉石”为对象。说“张镃诗歌题材丰富、形式多样”<sup>[14]</sup>,并不完全准确。就张镃现存诗歌来看,题材并不丰富,大部分流连光景,感伤岁月,“面有推敲之容,而吻秋虫之声”<sup>[15]</sup>,看不到更多的涉及国家命运、人民生活的题材,形式上也谈不上多样。

但是,不可否认,在张镃残存不全的作品中,还是能找到少量家国之思的优秀作品。比如,《杂兴》之一:

迢遥秦陇旧家山,百万貔貅拥节还。  
读尽一编时自许,西风吹梦玉门关。

这里,“秦陇旧家山”一语,正可印证其祖籍所在地域。作者生活的年代,秦陇大地早已沦陷。作为西秦遗民,他并没有忘记迢迢千里、远在西部的故国山河,他热切地渴望自己能像张良那样“一编书是帝王师”,以奇策报效国家,跟随百万雄师,北伐劲敌,收复秦陇,直捣玉门,完成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大业。另一首《马当山水府庙》中的“便须击楫自此去,指呼万骑恢河关”,表达了同样的意思。由是可知,杨万里赞扬张镃诗为“孤芳后山种,一瓣放翁香”,方回所言张镃诗“端能活法参诚叟,更觉豪才类放翁”,毕竟是言而有据,并非空穴来风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谭正璧编.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印行, 1981.  
[2] baike.baidu.com/view/384009.htm 12K 2007-4-27.  
[3] [11] 王秀林等. 张镃生卒年考[J]. 文学遗产. 2002, (1): 60.  
[4] http://tieba.baidu.com/f?kz=66984701.  
[5] http://61.156.7.16/oldclub/bbsread.php?mainid=1513711.  
[6] [12] 清·鲍廷博. 知不足丛书(卷八). 北京: 中华书局, 513、380.  
[7] [13] 郭绍虞. 中国文学批评史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79. 271. 另见郭绍虞. 中国文学批评史[M]. 天津: 百花

- 文艺出版社, 1999. 62.  
[8] 宋·李心传.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[M].  
[9] 四库全书(1040)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 312.  
[10] clubheimacom/show\_topic.aspx?forumid=45... 107K 2008-10-23.  
[14] 杨眉. 张镃研究[D]. 南京大学硕士论文.  
[15] 杨万里. 约斋南湖集序[A]. 知不足丛书(卷八). 北京: 中华书局, 378.